

從鴛鴦橋到藍姆伽(上)

田英

投入青年從軍洪流

民國三十三年冬，日本軍閥侵華戰爭日趨猖獗，我東南戰場國軍失利，日軍自廣西逼向貴州，獨山失陷，貴陽告急，陪都重慶吃緊。蔣中正委員長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這時全國同胞熱烈響應，掀起一片愛國熱潮，尤其青年學生表現更是熱血沸騰，呼號，吶喊，以實際行動請纓從軍報國。此熱潮立刻響遍全國。各地知識青年就在這熱潮中從學校拋去課本，拿起槍桿，毅然走向軍中。

早在前一年即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我接到王汝賢表弟自成都寄給我一封信，信中告訴我，他響應請纓從軍，並已報名，不久即將入伍，遠征印度、緬甸，參加實際抗日殺敵行動。表弟這封信，給我很大震撼，忽覺得我腦子清醒了許多，日寇瘋狂侵略我國土，殘殺我同胞，大半國土及同胞在敵人鐵蹄下，國家已在生死存亡關頭，凡有血性的青年，都應覺醒，奮起採取實際行動，挽救自己的國家。基於愛國赤忱，家庭背景等，詳慮思考，決定追隨表弟之後從軍去。

請纓從軍浪潮新聞，報紙上傳播得很熱烈，轟動全國每一角落，但在我讀書學校所在地——內江縣，沒有為這浪潮波及。內江有一小型日報——內江日報，我決定投書該報，呼籲內江青年也掀起請纓從軍運動。不知是否我那封投書有了回響，或是巧合，投書刊出後第三天，由內江縣政府發起，舉行內江縣青年學生請纓從軍宣傳大會，全縣公立六所中等學校師生全體參加，縣長親自主持。可惜這大會我沒有機會參加，因學校校慶即將到來，我是學校學生自治會總務負責人，也是校慶籌備會負責人之一，事務繁忙，必須留校。這從軍宣傳大會，也許是我點火燃燒起來的，而未看到燃燒的火炬，不免有些遺憾，但我從軍宏願能實現，最值欣喜。這次從軍行動，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捩點。

民國三十三年元月十日，是我一生中難忘的日子，第一次穿上國家發給的新棉軍服，第一次吃軍糧，從這一天起當上了負救國重任的軍人。十日上午十時在內江南門外大廣場，舉行內江縣歡送自願從軍青年大會，由井（自流井）內（內江）警備司令鄧子舉中將主持。會場有警備部官

兵、內江縣各界首長、各中等學校校長，可惜各學校已放寒假，否則若有各學校學生參加，氣氛會更熱烈些。會中有主持人鄧中將講話勉勵，縣長講話。典禮結束後遊行，遊行到河邊街結束。我們鞭炮聲轟動小小山城，遊行到河邊街結束。我們幾位從軍青年揮別歡送者，渡江（沱江）到團管區報到，脫下便裝換上軍服，開始軍伍生涯，自此在陸海兩軍服役了二十年。

早在學校放寒假之前，已利用朝會時間，為我們幾位從軍同學舉行歡送儀式，校長、老師訓勉之外，還贈送紀念品，校長贈送錦旗「壯哉此行」，許宗海老師賦詩，官述康老師書中堂一幅，迄今四十多年，仍然保存着，是最珍貴的紀念品。會後和老師們共進午餐，這是充滿離情的饌別宴，友好同學紛紛另以茶會餞別，校方及同學們的熱忱情誼令我感動不已，更令我難忘的是校董兼國文老師李仲權老先生，他年高七十，在我們未離開內江前，曾多次偕同校長魏心如、國文老師劉南到團管區營地探視慰問，到車站送行。內江是座山城，往返登山、渡江，以七十歲的老人是够辛勞的了。李校董的厚愛摯忱，唯有

以奮勇殺敵，光復河山來報答。民國三十七年，復員回到內江，李校董已作古，長眠沱江中學校園，特到墓園行禮致最高敬意。內江從軍同學在團管區住了三天，搭車轉往隆昌師管區報到，會同其他縣市從軍同學，一起到重慶軍政部教導第一團報到。

青年學生請纓從軍熱潮擴及全國，熱血沸騰的中華兒女紛紛風起雲湧響應，國家在危難生死存亡關頭，他們怒吼了，犧牲學業、事業、家庭幸福、安樂生活……投筆從戎走向軍中，學習戰鬥技能，赴戰場殺敵，挽救國家危亡。最高領袖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介石對熱愛國家青年，極為嘉勉關懷，特別在重慶復興關幹部訓練團大禮堂，召集先期入營同學訓話，憶述他在日本砲兵聯隊受訓生活。政府為不辜負青年們熱愛國家赤忱和願望，決定給予適當軍事訓練，學習殺敵技能，派充軍中基層幹部。全國先後成立七個教導團，直屬軍政部。教導第一團成立於重慶近郊江北縣鴛鴦橋鄉，原補訓處營地，團長為吳琅少將。全國三個營，十二個連，另兩個獨立連——大學生連、女生連，受訓學員共一千六百多人，大部份來自各中學校學生、教員、公務員、社會青年，大眾傳播媒介及一般民衆都以學生軍稱之。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十日，在鴛鴦橋營地隆重舉行入營宣誓典禮，軍政部長何應欽上將親臨主持。全團一千六百多男女青年，開始為期三個月的學員（軍士）學科訓練，結訓後一律任命為陸軍下士，按志願分發國內部隊或遠征印度、緬甸再訓練，參加殺敵光復河山使命。

教導團受訓科目，以軍士戰技科目為主，待遇比照陸軍軍官學校學生，各級帶兵軍官全是軍校畢業優秀生。服裝寢具一律全新，服裝兩套可換洗，雖然伙食尚不理想，在國家財力艱困情形下，和一般被抽的壯丁相比，實有天堂地獄之別，大多數同學有家庭接濟，不致餓肚子。每月又有兩次或三次各界勞軍團到團慰勞，慰勞品以豬肉為主，因此每月最少有兩次或三次打牙祭。勞軍團除物質慰勞外，也有精神慰勞，如話劇、電影、名人學者演講。在團受訓三個月，物質較清苦一點，精神上却是愉快的。三個月受訓時間很快過去，五月底結訓，由軍訓部長白崇禧上將親臨主持驗收訓練成果及結訓典禮，結束鴛鴦橋三個月革命洗禮，待命出征。

直屬軍政部教導團，先後成立七個團，第一團在重慶，第二團在成都。一、二兩團受訓較嚴格，且受足三個月學員教育，其他各團較不嚴，時間有不足三個月者，主因是到印度、緬甸後，要受更嚴格的訓練。各地請纓從軍青年仍然風起雲湧，駐印軍一時容納不了衆多基層幹部，教導團遂停辦，三十三年冬委員長蔣公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青年軍可以說是當時一般傳播媒介早一年所稱的學生軍的延續。

鴛鴦橋三個月的嚴格軍士課程訓練結束，本來個個文質彬彬的青年，已鍛鍊成雄赳赳氣昂昂的革命軍人，即將負起抗日殺敵神聖使命，踏上征程。三十三年六月初離開鴛鴦橋營地，徒步行軍到重慶，搭乘江輪西上，經合川到瀘縣上岸，換乘軍用大卡車到雲南曲靖，轉乘火車到昆明待命。

從訓練地出發，徒步行軍、乘江輪、搭卡車、坐火車總共六天行程，沿途廣受各界父老機關團體英雄式的熱烈迎送，實令人感動，顯示父老們的期待，更加重了我們的責任感，每位同學抱着不減倭奴不還鄉，誓把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插遍富士山頭，以報答全國父老的熱愛和期待。

飛印參加嚴格訓練

遠征印度、緬甸教導團學員共約萬餘人，終不負國人期望，我遠征軍部隊，在艱苦戰鬥中，將中印公路打通，對外國際通路既暢通，我亟需的戰略資源，遂自中印公路運回國，充實國內戰力，謀反攻勝利提早來臨。尤其分發在新一軍、新六軍、戰軍第一營、砲兵團的同學，都曾實際參加密支那、八莫、南茨諸戰役，勝利後在東北、華北參加戡亂戰爭，立了不少汗馬功勞，大都達到從軍報効國家初衷。

在昆明停留兩星期，做出國前必要手續，這段時間內，也受到昆明各界的歡迎和慰勞，名流學者演講、長官訓話。在昆明時長官對我們管理比較鬆懈，個人自由活動時間較多，沒事時遊覽附近名勝、逛街等。昆明街道建築有種特殊風味，夜景尤為迷人。在昆明兩星期，是從軍以來，最輕鬆的日子。

乘飛機的機場在昆明近郊巫家壩，徒步行軍，走了四個小時才到達，我連是全團最後一連，乘飛機次序也是最後一批，起飛時已是中午，已有十二小時未吃東西。需坐飛機四個小時，沒有乾糧供應，祇好大唱空城計了。我們乘的是C 46

型運輸機，飛越高黎貢山、喜馬拉雅山到印度汀江機場。同學們都是第一次乘坐飛機，內心充滿了新鮮感和好奇，肚內雖然唱着空城計，欣賞機外美景也就忘記了饑餓。祖國山河漸漸從眼簾消失，另一陌生國土呈現眼前，告訴我們新的環境、新的生活要我們去奮鬥、去適應，創造另一段生活。

汀江 (TINCHANG) 在印度阿薩密省 (ASSAM) 東北，距我駐印軍總部雷多 (LEDO) 約兩小時車程，設有中華民國駐印軍汀江辦事處，負責接待國內來印度的官兵，並轉送到藍姆伽 (RAMGARH) 訓練基地或前方作戰部隊。

我們一下飛機，立即被大卡車送到辦事處，第一件事，由卡車再送到消毒站消毒、注射預防針：。諸事完畢，再送回辦事處，每十人一組，同住一個帳幕，內有兩張大竹床、兩個大蚊帳、一組炊具、米一包、罐頭食品等，個人裝備有毛毯一條、黃膠鞋一雙、白色羊毛襪一雙、黃卡其服一套、防蚊藥水、防瘡奎寧丸。按規定服裝要派到部隊後才換發，總部美籍司令史迪威為優待學生軍，特令優先換裝，我們穿上黃色卡其布軍便服，特別顯得精神抖擻，如在國內穿上這制服，或許會被認為是某校學生哩！一天三餐除罐頭食品有一定配量外，食米無限制，唯一缺點是沒有蔬菜，不過對初到印度的官兵倒沒有不適應之感，反而正好補充在國內的營養不足。在這裏有豐盛的伙食、質料較好的軍服，引起我內心的感慨，假使國內部隊，尤其初入營的壯丁，有此十分之一的待遇，士氣不知要提高多少，逃兵也會減

少；在補訓處、團、師管區的壯丁，一天兩餐都難以溫飽。內江縣一補訓處的壯丁，個個皮包骨，風吹都會倒的樣子，這樣的士兵能作戰嗎？傳說曾有初到汀江的壯丁，因吃過量而脹死的事，也許這是笑話，但食過量引起病症並不是不可能。

教導團的帶隊官，在昆明送我們上飛機後，任務完成，他們便回重慶去了。辦事處全是事務官，沒有帶隊軍官，我們全團學兵一千六百多人，辦事處為便於管理，決定輔導成立學生軍自治會，分設紀律、文宣、福利三組，充分發揮自治精神，兩星期時間內，從未發生意外事件，比在昆明時期紀律還好，彼此相處團結和諧，為後來到印度的同學建立良好規範。

我們抵達印度時，正好是炎熱夏天，日正當中，同學們大多躲在帳幕內，有的睡覺，有的彼此閒聊。待夕陽西照吃過晚餐，同學們便三五成羣在附近馬路遛躑躅散步，欣賞異國風光。偶見盟軍車輛自身邊飛馳而過，車上盟軍伸出大拇指喊著生硬中國話「頂好」，聽來好親切，顯示中美盟軍友誼。印度人看到我們，也很親切的用中國話喊「頂好」，有時和印度人在一起時，他們說 CHINA 頂好，蔣介石頂好，AMERICA 頂好，ENGLAND 不好，JAPAN 頂不好。簡單幾句，顯示出印度人對我們國家領袖蔣公的崇敬摯忱。

英國人祇統治了印度的土地、政權，沒有統治到印度人的心。可惜印度人一般多情性，民族性低落，貧富差距大，缺乏團結精神，到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才獲獨立。看印度想到我們自己，印度是一面鏡子，更激發了我們的圖志，將來要潛心學習新式武器技能，到戰場奮勇殺敵殲滅日寇的決心，才不致蹈印度人的覆轍。

汀江到藍姆伽共有七天行程，兩次乘火車，一次搭輪船。汀江起程後先坐火車三天，後乘輪船兩天，再坐兩天火車才到目的地藍姆伽——中華民國駐印軍訓練基地。乘火車長途旅行最辛苦，車廂小，座位也小，只有木椅。最辛苦的是車上吃乾糧，沒有水喝，乾糧主要是餅乾，配有糖、奶粉、香煙，而餅乾沒有水配合難以全部下嚥，自然肚子也難填飽，不過也不會太餓。沿途欣賞田野風光可解不少寂寞，尤其每到村莊附近，總有些小孩追趕火車，邊跑邊喊 PA PA，伸出瘦弱的小手向乘客要東西，我們把吃不完的餅乾和奶粉丟下，孩子們便爭先恐後的搶，搶不到爬起來再跑，直到火車遠離了他們；這情景增添旅途樂趣，但心裏對他們却也很憐憫和同情。

三天火車旅行，改換乘輪船獲得解脫，船的活動範圍較大，生活上舒適得多，雖然仍是吃乾糧，但船上有水供應，民生問題獲得完全解決。這艘船不是主機帶動推進器前進，船尾一大轉輪挖水前進，是艘古老式船，沒有客艙，有兩層甲板，在指定甲板範圍隨遇而安。白天欣賞兩岸風光，這條河叫恒河，據說印度人稱為聖河，在河內沐浴可保平安。河水平靜，流速不大，河寬約里許，兩岸堤防不高，一旦洪水氾濫，兩岸水漫成災。這樣良好的河流，可惜航運不發達，兩天航行中，未見一艘商船在河中，祇見一艘英國運

兵船，相對航行而過。

七天行程中，有兩次換交通工具，都要在印度兵營休息一次，印度人招待一餐米飯。但我們對印度人煮的飯興趣缺缺，因為他們做的飯，乾不乾、稀不稀，紅紅的，看起來就反胃，且印度人方便後用左手水洗就更不敢吃了。所有行程中，照顧我們乘車坐船，交通工具轉換，只是一位美軍少尉軍官，他的負責精神、工作效率是我國同級軍官所不能及的，美國人的負責態度及工作精神實值得借鏡。

汀藍道上七天行程中，有欣喜歡笑，有辛勞

寂靜，是我一生中很值得回憶的一頁。旅行中總覺得時間過得快一些，不知不覺中就到達了目的地，一下火車就被大卡車載往休息營地，待命分發。據先到的同學傳來消息，若能分發到戰車營是最好的單位，每個人都關心自己將來會被分發到那裏。又想到同學們相處了四個月，可能又要各奔東西。尤其栗和鸞、王宗法兩同學，我們三人彼此友誼較深，同在內江一起入伍，栗和鸞更是沱江中學同校同學，一同報名從軍，將來能否再度同一部隊，不免懸念掛心。分離命運終於到來，栗、王兩同學派到戰車第六營，我的命運最

差，派到新六軍工兵營，教導第一團同學絕大部份都派在戰車營，獨我們幾十位被派工兵部隊，同學們紛紛表示不滿，請求重新分派。我們的滿情緒和請求終於反應到總部，總部接受我們的請求，決定按志願重新分發。我選擇了裝甲兵，被一輛繪有太極圖標誌大卡車載到戰車第七營。到戰車營後，意外又派到砲兵連，這個分派當然不令我滿意，但個人力量小，不可能請求再分派，想想砲兵還是比工兵好一些，這樣想也自覺安慰了。意想不到的，後來我竟第一批被選學戰車使用技能。(未完待續)

中外文庫

之三十九

諸葛亮傳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台幣陸拾元

本書共九章：一、家世和生平。二、立志、為學、交友。三、輔劉興漢。四、政治三策。五、軍事奇才。六、聯吳外交。七、五月渡瀘的收穫。八、偉大的人格與美德。九、對他的正確認識，附王成聖「諸葛亮的志業」內容精彩，篇篇可讀。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庫

之二十二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台幣壹佰捌拾元

本書記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共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端方、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闓、詹天佑、王闓運、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玄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定價壹佰捌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